

花潮

1910年
滇越铁路

1931年 安宁桥

1961年 巫家坝

张长生

云岭路

中老铁路

小富港

龙江大桥

长水国际机场

茶马古道的青石板上，晨霜还凝着马帮未散的体温；澜沧江的夜潮漫过百年驿站，被铜铃磨亮的月光，至今仍深深的辙痕里轻轻摇晃。红土高原上，茶烟袅袅绕着层叠梯田，翠色里藏着世代期盼的“通达之愿”。我们以轮辙为笔，从民国初年那道浅浅的辙印起笔，蘸着百年风霜雪雨为墨，在时光的宣纸上，一笔一划写就对“通达”二字的赤诚与虔诚——这虔诚诚成纵横山河的交通网，在云岭大地铺展成连接南亚东南亚的枢纽动脉，每一寸脉络里，都跳动着综合交通体系蓬勃生长的力量。

近代的云岭，每一条路都浸着数不尽的艰难。1910年，滇越铁路的汽笛第一次划破高原的沉寂，中国境内465公里米轨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喘息，像一条瘦弱却坚韧的脐带，把山民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一点点输进闭塞的群山褶皱里。米轨初鸣破岭烟，这是近代云岭交通的第一缕光，微弱却无比坚定，足以让澜沧江的浪涛驻足倾听，让群山深处的希望，如孔雀开屏般悄然萌芽。

万里的高速公路，如黑色巨龙在群山间起舞盘旋，漫山的山茶映着龙影，纵横的脉络四通八达。高速如龙蜿蜒，通道像银链般甩出境外，“县县通”“村村通”的毛细血管，把最陡峭的孤村、最偏远的山寨，都温柔地揽进通达的怀抱。记得泥石流冲毁路基的夜晚，建设者跪在泥汙里钉下第一根钢桩，泥浆裹着的，是“路断了就再造”的倔强；暴雨中核对水文数据的灯光，比雷火还要明亮，因为那灯光里，照着“不能让村寨再被遗忘”的滚烫承诺，如梯田上的星光，点亮了山民的希望。

五千多公里铁路在红土下深沉呼吸，上千公里高铁如银箭穿梭，掠过层层梯田，绕着烂漫山茶，划破云岭千里碧色。高铁银箭射云天，中老铁路的汽笛与马帮铜铃在时光里相遇，撞出跨越世纪的回响；大瑞铁路穿怒江峡谷而过，隧道里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坚硬的岩层，更照亮了“要让火车爬上雪山”的执着狂想。当道钉緊緊咬紧冻土的刹那，那些测算过百次的曲线参数，忽然有了彝家火把的温度，顺着铁轨蔓延，漫向更远的星群，映得沿途的山茶愈发红艳。

通达的航空网络在云端布阵，昆明长水的夜色里，跑道灯与星光交融，璀璨夺目。空港星罗连远域，航线织就了绵长的“空中走廊”，连接着四方天地。银鹰掠过苍山雪顶，漫山山茶映入翼旁，翅膀裁开的不只是厚重的云层，更裁断了横断山脉千年的遥望。山民笑着说，飞机飞过的轰鸣，比最嘹亮的山歌还要动人——那是梦想升空的声音，如孔雀啼鸣般清越昂扬。

五千多公里航道在江河里舒展腰身，水富港的吊臂举起沉甸甸的集装箱，澜沧江一湄公河的巨轮载着晨曦缓缓泊岸，浪涛映映着岸边梯田的轮廓，古驿站的浆声还在耳畔萦绕。澜湄帆影映新篇，新的浪涛已写下更壮阔的诗行，江河的通航梦，顺着水流一个个从憧憬变成现实，如滇山茶般次第绽放，艳染云岭千里长堤。

这哪里是寻常的路？这是云岭大地终于舒展的筋骨，是祖辈们代代相传的期盼，在当代结出的沉甸甸硕果，如梯田里饱满的谷穗，醉了岁月，暖了人心。

交通网络织越密，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枢纽轮廓，在山河间愈发清晰鲜明。云岭大地舒展新姿，如孔雀开屏般喜迎远客。枢纽牵丝通内外，铁路网是钢铁手臂环抱着家国内外；高速公路通道，把中国的暖意源源不断送向邻邦，沿途的山茶笑着迎客，绽放着万千友好情谊；国际航线在云端织就巨网，昆明长水的风里，飘着多国语言的亲切问候；澜沧江一湄公河的浪涛上，商船往来的汽笛，是“共荣共生”最生动的注脚，浪涛拍打着梯田岸边，奏响和谐乐章，传遍四野。

这份执着，早已刻进云岭儿女的骨血，融于血脉，不可分割。公路丈量山河时，每块里程碑都刻着“坚韧”二字，如梯田里的顽石，屹立天地；铁路演算数据间，每个小数点都藏着“严谨”之心，如山茶绽放般精准；银鹰划破云层之际，每条航线都写满“坚守”之意，如孔雀守护家园般执着；航船劈开浪涛之处，每道航迹都浸着“赤诚”之魂，如红土般厚重深沉。

万千归途的尽头，总有山寨的池塘暖融融地燃着，静静等候晚归的故乡人。这跨越百年的交通巨变，是云岭对“远方”最深情的回答，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生动模样。百年执着路通全，它在岁月里静静生长，带着马帮的铜铃、汽笛的长鸣、银鹰的翅膀，续写着永不落幕的通达传奇，在云岭大地上绽放出岁岁常新的光彩。

在元谋(三首)

羽童

千年酸角树

我沿着一条小路走进了雷丁村
仿佛穿越了一条旧时光的路
从前，我不相信穿越
从不相信可以通过“穿越”这两个字
将潦草的这一生重新活一遍
但是，此刻，我真真切切地穿越在
古老的织锦中，穿越在沧桑和不变的
千年时光中

在雷丁村，你才知道什么是光 and 影
懂得什么叫斑驳陆离
在雷丁村，你的舌头才能打开味蕾
尝到人间的酸甜
酸角树的叶子是酸的，果子是酸的
果子泡的水是酸的
酸味可以让你陷入无限遐想
与可能性的夏日故事
比如，躺在密集的树冠下就此宿夜
比如，把家搬来安在雷丁村
陪老人乘凉，看狗散步
闻空气中淡淡的牛羊粪味

雷丁村，因为酸角树你才可以叫雷丁村
雷丁村，因为酸角树你可以忘掉生活的苦
人才活了下来，人和树一起活了下来
活了千年甚至更久

在元谋猿人遗址

雨水漫过一百七十万年的裂缝
我触摸到的石器在风化
他们挖掘出的骸骨
已长出石英的根须

在这里，劳动是具象的
人之所以成为人，也是具象的

被干热的风吹过万年的那棵桉树
根系深深地扎进红土，而脚下
细密的红沙土，盖住了直立人的骸骨
火种在岩层深处亮了一瞬
又归于灰烬。那些散落的牙齿
正在咬合黄昏的缝隙

而泥土
在阳光中裂变
热坝子更换过时光，却不曾更
换元谋人的姓氏

龙街渡口怀古

也只有龙街渡，如此
雄性的峡谷岩壁
才撑得住江浪滚滚，一路向东

龙街渡，是服役戍边的书生
命运的正反两极，是六百年
明史册页中，一滴悬而未落的涛声

在龙街渡口，我看到一条大江
像带来沙子一样，带走砂岩般的呜咽
我生出一种恍惚，仿佛亲历过
那个铁血纷飞、九死一生的寒冬

在龙街渡口，我想朝着滚滚江水
仰天长啸，掬一捧英雄泪
只是，回头望去，不知
何人曾与你共饮一壶浊酒
送你别，从这里走向大道的尽头

临江而望，听见心中的沧浪之水
水中有月亮轻拍着天空
那属于六百年前的杨慎
属于空荡荡的秋月春风

捡秋

杨继渊

故乡的核桃熟了。
故乡在乌蒙山上，漫山遍野，房前后都有核桃树。那些核桃树，有些年头了。有的是人栽种的，有的是野生的。粗的核桃树，需两三个人合抱，树干嶙峋粗硕，凸露地面的树根盘虬，虬曲的枝干向四面延伸。

“白露到，核桃掉。”时至白露，核桃透熟，外皮由青变黄。秋季昼夜温差较大，傍晚气温很快下降，核桃就在冷热间自行脱落。这时候，山谷里传来核桃掉落的“噼啪噼啪”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一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心里明白：该行动了，不然错过了此时就再也无法弥补。于是待到天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披着蓑衣，背着镰刀，手持镰刀，涌出村子，东顾顾地奔向那条名叫“核桃箐”的山沟。

核桃箐里的核桃树，遮天蔽日，一般人无法爬到高处去打核桃。好在，有一阵阵大风袭来，那枝头成熟而次第咧开嘴傻笑的核桃果，会从天落下“核桃雨”，根本用不着爬树，落下的核桃，有的落进草丛里，毫无声息地躲藏在那儿，等着人们去寻寻觅觅大半天，才现身，有的砸在地上，青皮炸了，圆圆的核桃就滚了出来。每一棵树下，都是青果铺地。树阴下的藤萝和荆棘被人割去，人们就开始捡核桃。地上青郁郁一层，都是核桃。五六个一捧，十几捧就是一篮。那场景，洋溢着收获的惊喜与欢乐。多年以后，我梦见自己捡核桃，还会被青果铺地的丰硕果象笑醒。

从不同方向前来捡核桃的人，大都是来寻找捡核桃的乐趣。“满园秋兮核桃熟，叶落黄兮满地金。”风吹过树梢，传来阵阵林涛，我们就像在海底。捡核桃也要眼明手快。手快的，转眼工夫篮子就满了；能磨的，磨来磨去，转不过一小块的地方。老人们说：“核桃核桃是个贼，过去过来捡不完。”明明你地毯式搜寻了一遍，回头一看，你刚才蹲着的地方，还窝着几个核桃；站起身一瞄，浓绿的草丛里藏着几个；最后，把竹篮一搬，又有几个核桃露了脸！捡核桃，要细心，也要耐心，其实世上的事哪一件不是这样呢？我们把一枚枚青壳圆润、玲珑可爱的核桃放进竹篮，捡进口袋，连草茎、石砾、树根等杂屑也一点不放过，

一边捡，还一边唱：“白露到，核桃掉，小小核桃满地跑。”在捡核桃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接触核桃皮的汁液，时间一长，一双白嫩嫩的小手就会被染成淡青、青绿、青黛、青乌，需两三个月才会自然褪去。

“秋风吹兮核桃落，满地金兮满园香。”青皮核桃捡回家后，堆在院坝里，像一座座小山。我们盯着眼前的核桃，仿佛看见了雾气蒸腾的核桃膏。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庞上，绽开了灿烂的山花。为了提高剥核桃效率，青皮核桃先要用艾草或细沙“搓”上几天，待青皮变软发酥，再用小木槌一敲，核桃就会从衣裹着的青皮里跳出来。再敲一下——咔嚓——白白胖胖的核桃仁就呈现在眼前，将新鲜的核桃仁放进嘴里，轻轻一咬，一缕山林秋果特有的香脆嫩爽之味驻在舌尖，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故乡彝寨依山而建，缺少平坦的晒场。趁天晴，家家户户把剥皮后的核桃摊晒在土掌房顶。只见蓝莹莹的秋空下，一片片灿烂金黄，这成了彝寨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称之为“晒秋”。

核桃晒好没多久，中秋节就到了。心灵手巧的母亲开始做拿手的油炸核桃饼。先将核桃仁煮熟，放凉，碾碎备用。然后将金黄色荞面和小苏打混合，加蔗糖与蛋液，并淋上一匙猪油，倒入碎核桃仁，搅拌均匀，揉成面团。随后揪下一小团面，拍成扁圆状，贴在锅内慢慢烘烤。当面饼变成金黄，香气四溢，便轻轻取出。咬上一口，内酥外脆，香甜美味，令人百吃不厌。除了做核桃荞饼，母亲还会做一道特别的“核桃炖猪脚”，即把猪脚剁块炖熟后，加入去皮的核桃仁，炖十来分钟即熄火，口感油而不腻。当然，节日的餐桌上，也一定少不了核桃炒肉片、核桃炖鸡块、油炸核桃米等美食，这让长大后成为游子的人，无论走在哪里，都忘不了家乡的味道。

一棵树，就是一个地标、一幅风景、一份遥远苍郁的乡愁。捡核桃，就是捡秋。手捡核桃，心留乡愁。一枚小小的核桃，就这样包裹了乡情、乡音、乡思，一棵高高的核桃树，就这样撑起了山乡秋季的纯真、欢乐和丰收。

红色的雪域之光

黄立康

粮草，护理伤员，组织民众为红军顺利通过作出了贡献。

简介右方的照片里，赵阿印头戴狐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手拿长烟斗，扶膝端坐，影子落在他左侧。一面土墙作为背景，看不出是在何处。独克宗古城的藏房，由泥土夯筑而成，保留了泥土的自然原色，朴素祥和。但配图文字的字里行间，却深藏着战火、烽烟和号角。茶马古道的缓慢岁月，雪域高原的水乳大地，红色文化开始慢慢浸透，成为重塑这片山川的另一种雪域之光。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经过四昼夜的抢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是简笔的史书，清冽得像注入太多水的墨汁。红军长征博物馆里的一段文字为这段红色历史增添了许多细节：“1936年4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下，在沿江5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途经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7个乡镇，在境内行程405公里，发生了两次战斗，翻过了3座雪山，先后停留休整了19天。5月2日，贺龙应邀来到噶丹、松赞林寺，说明了红军经过中甸北上的意义，阐释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噶丹、松赞林寺帮助红军，并向寺院赠送了“兴盛蕃族”的锦幡。”

我们都在历史的叙述中，作为讲述者和被讲述者，呈现事件的影响。我时常想，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中甸时，我的外公孙大旺在做什么？1936年的春天之后，继续在独克宗古城和金沙江边来回奔波的赶马人孙大旺，是否会想起那支叫红军的队伍？在离土旺村不远的渡口普昔湾（属丽江）和渡口木斯扎（属香格里拉），以及沿江的其他四个渡口，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爱护民众，红色军旗鲜艳得让人激动。红军去了哪里？他们会回来吗？

1961年，孙大旺病逝。一个火塘渐渐灭了，有关长辈所有的爱恨往事，都化为山川的云泥和亲人们记忆的星火。茶马古道也渐渐沉寂，慢慢荒芜了吧，有一次我向大姨问起外公的死因，大姨说你外公是共产党员，去石鼓开会，摔倒后伤到肺，留下了病根。又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和表姐聊起家族往事，表姐说她小时候见过一个党证，上面有孙大旺的名字，可惜当时没有好好保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我的外公没能赶上的好时候，他的子孙遇到了。如今，在外公孙大旺曾经生活的土旺村和他的故乡独克宗，变化日新。月光叮当落地的马帮之城里，暗含金沙的浩荡大江边，随处可见红旗飘扬。

翠湖荷花季(新韵)

赛比吾家观景好，几时风味似留痕。
一花牵动寻芳客，双手擎出醉美人。
望眼平川荷万亩，遮阳碧叶柱千根。
谁将水墨画乡村，七月翠湖蒙宠恩。

小凉山火把节(新韵)

红红火火彝家爱，夜夜狂欢人不眠。
十里长龙如玉链，百支圆舞转金盘。
歌声吹乐林中树，松焰烧明寨上天。
满寨乡愁游子还，春风绿野小凉山。

云南巍山拱辰楼感怀(新韵)

盛唐风采满国春，土主曾呈字舞篇。
三进三出茶马过，一来一去古都迁。
明城青瓦藏藏梦，暮雨晨晖慰慰园。
百丈拱辰堪大观，魁楼六诏镇西南。

腾冲国殇墓园(新韵)

千来白菊千捧泪，深恩九死换和平。
石碑默默昭烈烈，英木苍苍沐暖风。
百万军民齐抗战，一国老幼共争雄。
日军南犯陷腾冲，如翠滇西血染红。

保山腾冲(新韵)

世外桃源芳馨在，人间此处更宜生。
店藏珠宝奇珍现，泉涌硫磺热气萦。
南亚物流集散地，马帮商贾往来声。
毗邻缅甸久驰名，腾越千年贸易兴。

牯牛山感怀(新韵)

过往征途七彩绘，如今处处换人间。
千峰险峻红军越，五岭逶迤使命担。
转瞬云来风带雨，须臾雾散日出天。
乌蒙气贯牯牛山，山路四十八道弯。

人间此处

李明光

三巡正声